

总策划:泰瑞华星文化

情爱双生

陆璐/著



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奖赛一等奖获得者

QINGAISHUANGSHENG

东方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



情爱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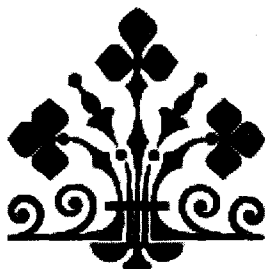
陆璐/著
于均/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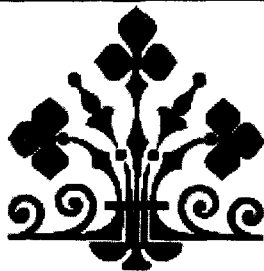


1

那时候我正在努力把头发留长。很瘦，走路的背影里含着整个骨架子惊人地突兀在外面。穿窄边的校服裙子和大了一个码数的白布衬衫，带着一种近乎于无谓的放纵。

1992年的冬天，风还凛冽着，流动着恍惚的气息。我们女子三中合唱队一行12人，在老祝佳的带领下到新加坡交流演出。一星期的时间，我们除了匆忙地在一个个景点留下大同小异的笑容和姿势以外，让人感兴趣的就是在学校的那个有着圣母像的礼堂里看了一场电影《两生花》。温暖的色调，晃动不定的画面，干净的音乐，都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来到我们面前。故事非常地缓慢，长长的特写镜头下面是我们瞪得很大的眼睛。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茫茫人海中，陌生人之间必然有某种神秘的命运牵连，我们的生活及生命也许被其中忽然搭上的一线缘分所左右而改变一生，也许不会”。

1992年我读初二，有两个死党，李舒平和王仪清。初中刚入校，我们就加入了合唱队，那套有着苏格兰格子裙的制服是吸引我们的主要原因。在还沉醉于做梦的年纪，穿上那条裙子就像走在栽有法国梧桐的街道上。秋天的落叶，漂亮温暖的围巾，有着红扑扑脸蛋的姑娘，让我们觉得总有一天会过上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而且老祝佳在学校是位高权重的风云人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喜欢女孩子，尤其是年轻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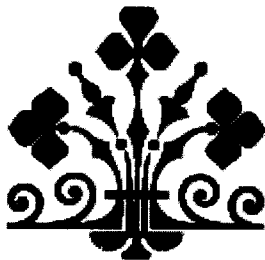
有着长头发小脸蛋大眼睛的女孩子。能够进入合唱队，是很让人眼红的一件事。我们3个都骄傲得过于忘形。一同新招进来的还有江洁、周亭亭、陈卓、杨悦、张宝珍、于素敏。

参加合唱队的另一个好处在于每天都有香蕉吃，每天一次，一人两个，算是学校对合唱队队员的营养补贴。以至于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面有“蕉”色，于是又对这种水果深恶痛绝。

陈卓是我们惟一的领唱，也是惟一长相不出众的。她长着典型的音乐家的模样，胖而高，皮肤白得沉静而有光泽，头发长长地纠结在一起，当中是一张乏味的烧饼脸和平常总是紧紧抿着的嘴唇。陈卓是天生的歌唱家，音域宽广得让人吃惊，嘴巴也异常地大。仪清说嘴巴大的人相对来说也会饥渴些，难怪帕瓦罗蒂结了3次婚。尽管陈卓肥硕的身子往那一群娇滴滴的女孩子中间一站是那么不协调，老祝佳还是找不到拒绝她的理由。

杨悦是出了名好看的，有不少异校的追求者。每天放学以后总有那么些身子靠着崭新的28单车，睨着一双单眼皮的男生在校门口等她，等着她摆动着小短裙从校门口的那边远远走过来，再重重哼一声鼻音然后走开。就因为漂亮，杨悦也是出了名地对人傲慢，性格外露。她从来就不想和谁交朋友，只是作风中有侵略性又要顾及风度，所以杨悦和每个人的关系都沉蛰着，像地底的暗泉。

舒平人如其名，温吞吞的像用半烧开的水泡茶，淡淡的有些味道有些氤氲。舒平跟人吵架就像在和人谈心，永远是心平气和的微笑，让人不由混淆她的立场和用意，硬不起心肠来的同时也只好对她妥协，适应她的方式。我太了解舒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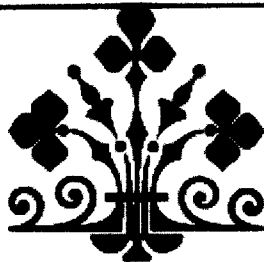


了,她从不主动攻击、盘算别人,更讨厌旁人的骚扰,如果必要时,她也不怕回应就是了。

我叫童小敏,有一个平和的名字。喜欢把头发剪短,露出整张脸,衬在校园里,更显得清爽沉静。

在女子三中前后6年,我们基本上没有接触过什么男人。长久以来对男人这个话题的讨论,终于把最后一点淡泊宁静的情绪和追求完全消磨尽了。不用怀疑,就像所有小说中形容的女子中学一样,充斥其中的都是一些板着脸、有嫁不出去嫌疑的老处女,再就是猥琐得不堪入目的男教师。病态的衰弱或者有相貌上的缺陷,他们断绝了我们对异性和爱情的一切美好想像。老祝佳大概还是其中比较能上台面的一个,发线后退脸色苍白身体臃肿,走路稍微内八字,至于臀部总是习惯地翘着,说话的时候眼光永远游离不定,在你肩后飘忽。除去这些,如果是远看,老祝佳还能勉强被归为儒雅之流。按照舒平的说法,是具有知性的魅力——这是她在时尚杂志上搜索出来的词汇。

王仪清是我们3人中最早熟的一个。她暗恋着一个据说是一年长高了8公分,把所有脂肪都换成肌肉的足球运动员,姓徐名亮,体校的,比我们大两级。为了亲近他,仪清天天拉着我坐45分钟的公共汽车去市体育场,坐在看台红区的三排,看着那一群人大汗淋漓地这边跑那边跑,末了还把衣服脱下野兽一样地瞎嚷嚷。为了更具吸引力,仪清买了一件相当暴露的小背心,就是稍微弓下身子就能看见乳沟和内衣带子的那种,当然前提是穿的人得足够丰满。1995年,那个夏天还停留在穿无袖衣服就已经显得相当大胆的阶段,即使再赶时髦的白领小姐也不敢把鲜荔枝一样白嫩的肌肤裸露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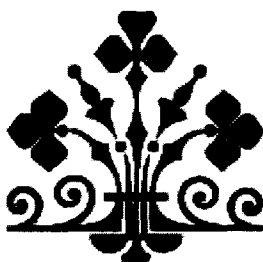
湿热的空气中。

可惜，那时候我和仪清都还没开始发育，14岁的小女孩前胸后背一个样。套上那件小背心的仪清豆芽一样纤细的手臂一晃悠，就现出脖子上深深的锁骨，像只晒黑了的瘦猴。陈卓大概是合唱队里发育最早的一个。我记得她初一人学的时候就有挺大的胸脯了，屁股也长得和榴莲一样大。也许因为胖也许因为害羞她总是习惯性地佝偻低头，所以也不是特别显眼。只是在上体育课跑步的时候，由于只穿了薄薄的内衣，她的前胸总是晃动得厉害，像是随时负荷不住要往前摔倒一样。这种敏感的话题，我和舒平、仪清、江洁、亭亭、杨悦和宝珍曾经不止一次地激烈讨论过。除了要吸引足球运动员注意力的仪清以外，我们几乎都一致抗拒大胸脯，觉得那是愚蠢笨拙的标志，像挂了两个小西瓜，如果屁股还翘起来那就更难看。宝珍说还是发育正常比较好，太小了又不像女人。舒平还一脸苦相地附和说：“我妈妈说我以后的乳房一定会很大的，因为有了她的遗传。”

可是谁会想到，没隔几年我们都一一改变当初幼稚的想法，又是按摩又是吃药又是做手术的让女人“挺好”呢。

没过几个月，学校开始放暑假，市足联也停止了集训。我不必带着强烈的晕眩感坐长时间的公共汽车陪仪清，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每天车子颠簸着拐弯，转上高架桥上的时候太阳总是异常地好，我的头也异常地痛。所有的思绪都被奶油一样软软的阳光粘住，一坐在看台就开始发呆，等待身边的仪清发出“他好帅”、“好英伟”之类的尖叫，然后继续发呆。烦闷的日子过得太久，简直需要清仓。

暑假里仪清再没有足球可看了，虽然有持续一星期的失



落,但是很快又打电话过来,语带轻松地约我和舒平去游泳。朦胧的少女的爱慕,就像皮球一样,拍得愈高,跳得愈高,你不拍它它也就落下来。

在那个日头像好女孩一样天天依偎在窗边的暑假,发生了两件大事。舒平的父母离婚了。离婚,当时作为一种新生的潮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汹涌得最让人不知所措的浪潮。舒平在父母平静地经过手续分居后,曾经绝食、离家出走和吞食安眠药,在三管齐下都没有收到一点效果后,她有整整两个星期都窝在我家没有见任何人,包括她的父母。但是我猜想,她并不是那么抗拒这个事实,也许就只是觉得尴尬,因为舒平从来就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很强硬的女孩子。她也很快有了一个新妈,本来,自己的父亲选择第二春就像自己原任男朋友结交新对象一样,如果更好,那除了暗恨,还有妒忌;如果不如从前,那更是气、恨、伤、怨以外,还要鄙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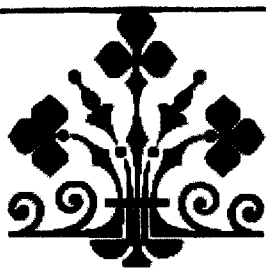
如果说我们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都对感情淡漠都习惯情人如牙刷3月换一次,那都是因为经历过父辈们高涨的离婚热情。原来凑合着过日子的是不敢去想离婚,不敢去想离婚的潜意识里压抑着的就是渴望离婚。现在不似过去,一夜醒过来,枕边人全都性情大变具有双重个性,人人都渴望解放区那边更明亮的天空。一场离婚战,有多少并发症?

另外,就是仪清的第一次月经来了。

她喜气洋洋地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我已经不是小女孩,我要变成女人了!”凭空冒出一句话,像惊蛰的早春。

“你在说什么呀?”我虽然语气上装得莫名其妙,但是心里已然隐隐感觉到她接下来要说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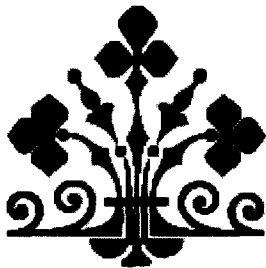
“你是真不知道啊?我来了那个了,妈妈跟我说,要开始



发育了。”仪清故作平常地说。

“哦……”我料定她会有更多的展现，却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这个话题。最初的一次经历，是周文在体育课后，发现内裤沾染了一大片血红色，紧接着她就去了校医务室，接着连续消失了两节语文课。这件事很快就传开来，大家倒也不是愕然，只是有些乍惊乍喜的兴奋。作为一个女生成年的标志，我们也要开始成熟起来了。仪清为了她的足球运动员，自然是讨论得最为激情的一个，可以确定的是仪清太自信，就光是自信，长相、身材、谈吐、举止、打扮，无一不列入自信的范围，最恨别人比她好，又瞧不起比她糟糕的人，棱棱角角的处世哲学，只是仪清并不尖酸，刻薄也留有余地。但是当时我很奇怪为何仪清会爱上一个运动员，就因为他是肌肉男并且会踢球？我不懂足球，中国足球臭脚多我却清楚，2002年的世界杯，很多漂亮的小姑娘们都想爱上哪个球星，只是可怜她们无人可爱。

那天合唱队排练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心不在焉，声音游离在身体外，那首《祝酒歌》怎么听怎么别扭。舒平在训练休息的时候跟我说，来月经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她的阿姨甚至还为此疼得满地打滚要送去医院打针。立刻，她的危言耸听起了作用，刚才还坐在一旁漫不经心的杨悦和江洁伸手捂住嘴巴，用压低了的惊恐的声音说：“没有那么夸张吧？！”她们是害怕多于期待，憧憬得过头就开始抗拒。我们的毛发也开始变得浓密，腋下开始冒出小草一样酥软的浅褐色小毛，仪清一大捉弄人的乐趣就是在体育课前换衣服的时候去搔人胳肢窝，然后再告诉我和舒平那人长毛的程度。后来的一次她还夸张地抑扬顿挫地说：“陈卓的腋毛，比老祝佳的头发



还多。”众所周知，老祝佳有着一般更年期男人的毛病——脱发，我们听了笑作一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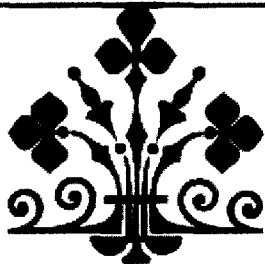
终于，现在连仪清的也来了。我知道她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来临，发育对于小女生来说就意味着一切。按照她的话，是像个女人坠入爱河一样。包括她的暴露小背心，都可以在足球运动员面前穿得有模有样了。

除了不可以游泳和略微有点不舒服以外，仪清一脸幸福地告诉我，感觉是甜蜜而温馨的。在我到她家看过了那块又厚又大的卫生巾以后，我当然不会相信仪清的鬼话。就连舒平都说了，就像穿一条没有晾干的湿裤子，会舒服才怪！一定是非常地别扭。

仪清一副我们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表情，末了还神秘兮兮地加一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从仪清家里出来以后我非常地不自在，暗地里希望千万不要在公共场合来月经，要是血迹都印在裤子上，那一定被人笑死。那是我第一次对身为女人产生了厌倦的感觉，觉得自己没有女人味，即使是长大以后也不太可能成为尤物。才14岁的我表现得敏感而矜持，对班里所有的热闹都不感兴趣，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和好朋友说话也闪躲得留下一点真心。

可是没过多久，我和舒平同时来了月经。那是在晚上洗澡的时候。就在我要打电话告诉舒平的时候，她却提前打了过来。面对这个来得有些突然的事实，我们都很有找到了共同难友的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后来仪清说了，我们共同经历了女人最美丽的时刻，可是她后来又改口了，认为女人最美丽的时刻是在恋爱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们一起变成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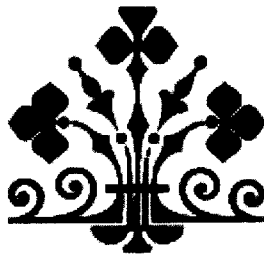
承受来自生理上第一次奇怪的说不出来哪里不舒服却是哪里都不舒服的时刻。

我和舒平家住得很近,5分钟自行车的路程。自从舒平父母离婚以后,她跟了爸爸,还有一个当英语教师的后妈。现代的小孩子大概都不再会被白雪公主的故事误导,说什么后妈都是蛇蝎心肠包藏祸心,小孩子受到迫害一个个不能读书还要被打得遍体鳞伤,跟港台工作日播放的肥皂剧一样。舒平和她的新妈妈相处得很好,就连第一次月经用的卫生巾都是她后妈带着我们去买的。

那是1992年,性教育在学校和家庭的普及都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面对这个略带些羞涩的生理问题,我和舒平都很是有些胆怯。大概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的女孩子都会感到心慌。在超级市场里,我们提着购物篮左顾右盼好久才在别人不留心的时候,迅速地奔向目标,把卫生巾见不得光似地取过来。过程说出来很有点偷东西的感觉。在排队结账的时候也是大不自在,鼓起好大勇气才敢拿出来付钱。等走出超级市场以后又感到有些怅然,原来买卫生巾和买纸巾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

现在有的14岁的女孩子到超级市场也许就不是买卫生巾,而是买避孕套了。成熟的年轻化让我很是有一些感慨,有多少经历过性的女孩子懂得爱的真正意义呢?科技的前进也包括性观念的前进,年轻一辈如今对待爱的态度也许是可以理解,但是永远不能接受的。

很快地,合唱队里的江洁、亭亭、杨悦、宝珍、素敏都踏入了女人的行列,大家共唱同一首歌。几乎整个合唱队的女生都选用“舒洁”,那是广告做得最厉害的一个牌子,在公共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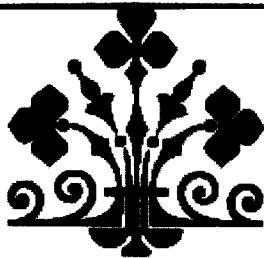
车的车身、电台还有宣传贴上都有漂亮的女明星举着它在微笑的画面。后来的后来，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陈卓笑着告诉我们，她其实6年级就开始戴34B的胸罩，只是总是弯着腰谁也没有看出来。宝珍顿时把身边沙发上的坐垫朝她扔过去：“讨厌，人家现在也才32B！”大家就在一片“哇哇哇”声中吐着舌头，哈哈大笑。那天晚上，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想起来从前坐在学校大香樟树下那些平静的微笑，云淡风清的流动，太阳晒在头发上都是温热的味道。

成长是个丧失的过程。我们学会感慨，我们不再年轻。冗长的青春一晃而过，留在脸上的是防晒霜的味道和精致的面具。我们学会把香水涂抹在静脉跳动的地方，我们成长为讲礼貌的淑女，我们的裙子不再随风吹摆。

我逐渐明白，加入合唱队，除了唱歌以外，还有人情世故，何况队里又全是女生，就更加繁复。在合唱队的成员里头，素敏是家境最好的一个，住在带花园的小洋房子里，父亲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副总裁。每天上学家里都有司机开着车接送，中午还会有保姆特意送来饭盒，让我们这些出身小市民家庭的同学羡慕不已。素敏有多得数不过来的裙子，像个小公主一样被照顾得很好。

亭亭的爸妈都是糕点师傅，骨子里节省惯了的人，能存着留下一点便安心。但在她过生日的时候还是请了我们合唱队所有的人去做客。一大桌子的菜肴，一屋子的人。那时候他们一家还住在临时租来的房子里，一间睡房拉一块布帘子就分成两边。看得出来，她妈妈很愿意女儿和素敏这样有着优越家庭的人交往。一份有色的眼光，怎么看人，都纯正不了。

宝珍有一个在香港当建筑工人的爸爸，怎么说也算半个



华侨。我去过她的家好几次,出乎意料的,她妈妈漂亮得让人吃惊,妩媚的卷发,人鬓的柳叶眉。和她妈妈比较起来,宝珍一直让人感觉清纯的大眼睛和鹅蛋脸都让人觉得乏味和单调。黄昏,她的妈妈还穿了件米黄色的晨袍,晨袍瘫软在身上,化妆却是生动而积极的,也苍凉。化了妆的东西到了黄昏,不管多么美丽,都像残花败柳。说话也厉害,撇着嘴,五官全在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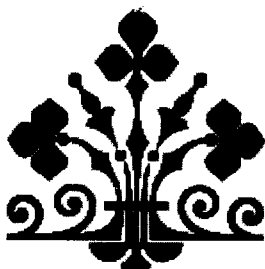
江洁的学习最好,她的爸爸是大学英语教授。她住在明亮的房子里,心机和模样都一样的单纯。

回想起来,老祝佳是一直往合唱队里招收有着赏心悦目的脸蛋和修长身材的女生。幸好女子中学里,最不缺少也许就是美女了。楼梯间总是身姿婀娜,走廊里永远笑声银铃,大家在缺少与异性交往的同时,也很珍惜老祝佳的赏识。合唱队永远是最受学生欢迎的社团。

在校园里,能与老祝佳声名相当的是教导处的马老太。一个内分泌紊乱、面临更年期的老处女,同时也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永远的过期发型,永远的古老着装,永远的莫测表情,永远的火爆脾气。人是一味的精瘦,整个人都黯下来,大概年轻时还勉强能称得上清秀,现在突出的五官变成骨骼,愈加挑剔得有声有色。我们不止一次地在私底下讨论,是什么让马老太完全没有女性的温柔婉约,像一个受过迫害的革命怨妇。

“爱情啊!”仪清一副陶醉其中的表情,“只有爱情,才能让女人迷失本性。”

我对被爱情小说洗过脑子的人总是表示深刻的同情。爱情和白面包,也许白面包更适合我。“不合理。像马老太这种



女人，凡男人见了都退避三舍，更不要说和她共坠爱河了。”

“就是因为没人爱所以才心理变态。”她想也不想就说，越加觉得自己的推测有理。

仪清当时和她的足球运动员打得火热，连思维都变得不可理喻，似乎全世界人的喜怒哀乐都因为情爱而起落。这时候的她穿上那件小背心，露出来的也不再是肋骨而是丰腴的体态。

“足球运动员有什么好呀？单眼皮！”当时我恰好看了《简·爱》，一厢情愿地认为所有男生都应该有一双深邃的眼睛。

“他有一堆二头肌和三头肌，还有他会踢足球。”仪清说。

“那顶什么用啊？整个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嗯，他还会给我写情信。足足有 14 页纸。”她细想一下，又说。

“那更不值钱了，花 8 元 6 角到新华书店，你可以买整整一本情书，140 页！”

仪清不说话了，她的初恋来得莫名其妙地让人难以理解。原来，一段感情简言之的定义就是 8 块腹肌 1 个足球和 1 封情信。

足球运动员徐亮要参加马拉松比赛，据说前两次都得了市里的青年组第一。仪清也冲昏了头脑想要赶去报名，和爱郎一块冲锋陷阵。

“不要忘了你 800 米考试也是补考才过的。”舒平皱起眉毛，觉得实在难以置信。

“没关系，我慢慢跑，这可是一个和他培养共同兴趣的好机会，我们 3 个一起参加吧。”仪清鼓动我们。